

毛拉與毛驢

毛拉·納斯魯丁，是阿富汗、伊朗一帶許多幽默民間故事的主角。這個虛構的人物，其實也就是中亞以及中國新疆流傳甚廣、家喻戶曉的阿凡提。

話說某次，鄰居想要借納斯魯丁家的毛驢，納斯魯丁滿心不情願，但又不好意思明確拒絕，於是便信口雌黃：「不好意思，我家的毛驢昨晚已經死了。」誰知，就是此時，屋後的毛驢恰巧嘶鳴起來。鄰居便問道：「這是什麼聲音？親愛的毛拉，你家的毛驢不是活得好好的嗎？我明明聽見他在叫。」「那又怎麼樣？」納斯魯丁面不改色地說：「你是相信一頭毛驢的話，還是相信毛拉？」

故事諷刺了睜着眼說瞎話的人，看起來十分荒唐可笑。但更為荒唐的，則是類似的現實劇情一再上演。就像今年的江西南昌的「指鼠為鴨」事件，明明肉眼可見的鼠頭，當地的市場監管局竟能氣定神閒、理直氣壯地鑒定為是鴨脖。你是相信自己的視力還是相信市監？

還有在河北滄州，面對被染紅超十年、氣味熏得讓人喘不過氣的井水，當地環保局長竟然一板一眼地解釋：「紅色的水不等於不達標的水。有的紅色的水，是因為物質是紅色的，比如說放上一把紅小豆，那裏邊也可能出紅色……」如此強大的內心，以及比城牆還要厚的臉皮，實在令人嘆為觀止。許多無厘頭的電影都不敢這麼演。

如今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扁平時代，萬千大眾的觀感、切身體驗無時無刻不在流動、交互、碰撞。無論是納斯魯丁還是「鴨脖局長」，都沒有獨自把持一支麥克風的權力。如果不能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而一味地沉浸在官位光環之下自說自話，背棄常識、脫離實際，那無疑是侮辱大眾的智商，到頭來只會自取其辱，溺斃於輿論的洶湧中。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前幾天，有個朋友提醒我：你的微信簽名太「老氣」了。聞言愕然，想起來前段時間給自己寫了個簽名「重陽老人」。農曆九月九是重陽節，又稱老年節。「重陽」加上「老人」，確實「老氣」。其實，這條簽名是我第二次感染新冠後寫的，感染通常稱為「陽了」，再次感染，乃為「重陽」，感染期間，禁足在家，深居簡出，好似過上了老年生活，故在簽名中留個印跡，以作紀念。不料，竟產生了類似腦筋急轉彎的效果。

由此想起讀開書時看到的幾則有

關名號的小趣聞。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清代諷刺小說家吳趼人，筆名「我佛山人」。「山人」一般指高逸出世之人，「我佛」更自帶佛性。於是，有人望文生義，從這個筆名解讀作者心境和思想傾向。吳趼人聽說後哈哈大笑：我乃廣東人，住在佛山鎮，「我佛山人」只是說明我的居住地罷了。

無獨有偶，近代有位太平天國研究專家簡又文，也是廣東人，曾在香港創辦《大風》雜誌，又擔任過香港大學的名譽研究員。他的筆名為「大

華烈士」。「烈士」是已故之人，以此為名，不少人覺得難以理解，甚至不祥。實際上，簡又文的筆名取自俄語「товарищ」之音譯「達瓦列士」，意譯即為「同志」。

相聲大師侯寶林有一枚閒章，上刻「一戶侯」，他把自己的住所也命名為「一戶侯廬」。一些「深刻」的解讀者認為，侯寶林的「一戶侯」源於李太白的詩「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反其意而用之，頗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風範，於是大讚其高潔。侯大師卻以幽默家的方

式自我揭秘：沒那麼複雜，我住的這院子裏啊，只有我這一戶姓侯的，如此而已。

諧音便是網絡文化的流行物。「諧」意為梗，同樣會形成新的趣味，上述幾個小故事以及我的親身經歷恰為例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京西小故宮」

中秋國慶假期，各地景區「人從眾」。北京故宮博物院小程序在九月三十日便已停售黃金周門票，對於無緣「進宮」的遊客，不妨把位於海淀熱度稍遜的萬壽寺作為替補選擇，這座集寺院、園林、皇家行宮於一體的大型古代建築群素有「京西小故宮」之譽，妥妥的一個「微縮版紫禁城」。

萬壽寺始建於明代萬曆五年，因寺名寓意吉祥，受到皇室青睞，成為祝壽慶典的重要場所。這裏主要建築有山門、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萬壽閣、大禪堂、乾隆御碑亭、

無量壽佛殿、萬佛樓等，經明清兩代多次擴建，由最初的寺廟，發展為東、西、中三路，集寺院、園林、皇家行宮於一體的大型古代建築群。

紅牆灰瓦的山門是進入萬壽寺的第一個打卡點。山門上面懸掛着順治二年御賜藍底金字的「敕建護國萬壽寺」匾額，抬頭還可見《青天流雲百福圖》，藍天流雲間近百隻描金紅色蝙蝠自由飛翔，象徵「洪福齊天」。無量壽佛殿兩側，則建有與圓明園風格相似的西洋門，是遊客最喜歡拍照的地點之一。附近黃琉璃瓦屋面的乾隆御

碑亭，重檐八角攢尖頂，亭中安置着用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撰寫的碑文。

北京藝術博物館掛牌在萬壽寺，以前山門處是亂哄哄的售票處，近年經過拆除和修繕，上方被遮擋的百蝠穿雲彩繪壁畫得以重現。這次修繕工程於二〇一八年啟動，去年六月竣工，九月重新開放，是萬壽寺歷史上第五次大規模修繕。重新開館的北京藝術博物館寶貝眾多，館藏十三萬餘件珍貴文物，包括宮廷織繡、書畫、陶瓷、玉石、傢具等多種品類。

萬壽寺修繕時，盡量遵循「保持

原狀、修舊如舊」的原則。例如，這裏一根糟朽的大樑就是在修繕萬壽閣時換下來的，採用的是截掉糟朽部分、換上新木料並用鐵箍加固的「墩接」傳統木工工藝，在不觸動整體結構的情況下「偷樑換柱」。同時，還使用現代木材檢測技術找到相應的木料，原材料、原工藝、原做法、原形制，得以最大限度保留古建的歷史模樣。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敗不餒的亞運精神

杭州亞運已接近尾聲，國家隊必成為獎牌大贏家，運動健兒付出的血汗得到回報。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能在四十多個參與國家和地區當中排行前列，香港人怎能不為運動員而驕傲？從來，運動場是英雄地，獲得冠軍或金牌才會受人注目，我從電視觀看過幾場直播賽事，令我更加感動。

港人熟悉的「神奇小子」曹星如從職業拳賽轉戰亞運。不少觀眾及拳迷都感到奇怪，如此是否自我降格？我相信沒有人比星如更了解這種轉變的意義。

總之，星如出戰亞運五十七公斤拳擊賽，對手是較他年輕十年的泰國拳手。

拳擊職業賽和業餘比賽的最大分別，乃是前者早就預知對手是誰，雙方都有充分時間作出準備。亞運拳擊賽需要抽籤決定賽程，雙方都不會預知誰是對手，能否順利晉級時要靠運氣。另外，一場職業賽往往對戰十多回合，拳手初段都會互探虛實，尋找對方錯處，務求將對方擊倒；業餘賽只戰三回合，很多時都只以點數分高下。

所謂「拳怕少壯」，星如面對泰

國拳手，從開賽便顯得吃力。拳手的體格魁梧，即使食拳亦無甚了。相反地，星如在三個回合都拚盡所能，百折不撓。比賽完畢，星如點數落敗，三十二強便要出局。事後接受傳媒訪問，星如直言享受比賽，無愧於心。其實星如可以提早退役，吃老本，甚至轉為網紅評論比賽，但他仍然選擇出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在香港推廣拳擊運動，即使比賽輸了又如何？

再看女子團體劍擊比賽，江旻德率領團隊擊敗日本隊殺入決賽，與傅

統帥旅韓國隊一決高下，早就已經較從前亞運奪銅而更進一步。九回合的賽事，港隊與韓國隊殺得難分難解，相差比份只在一至兩分之間。最後港隊以兩分之微得到銀牌，但已為劍擊隊寫下歷史一頁。雖然未奪金牌，但這些香港運動員的努力，令人敬佩。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初秋的春意

今天是十九世紀法國寫實主義繪畫大師讓·弗朗索瓦·米勒誕辰二百〇九周年紀念。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米勒名作為封面、收錄兩首貝多芬的《克羅采》和《春天》奏鳴曲的唱片。專輯是由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七年發行的西班牙版，由羅馬尼亞女小提琴家克拉拉·哈絲姬爾和鋼琴家亞瑟·格魯米歐聯袂演繹兩首「樂聖」輕鬆悠揚的名曲，頗為契合長假氛圍。封套採用了與貝多芬作品同名的畫作，米勒晚年的風景畫《春》。

自一八六五年之後，以寫實主義農民題材而聞名的米勒開始更偏愛風景畫。這幅《春》是米勒生命最後幾

年所創作的季節系列其中之一，但他卻在未完成《冬》時便撒手人寰。此幅是本系列中最早完成的一幅，相比較他那些著名的《拾穗者》和《晚禱》等傳世經典，《春》展現出更多人與自然抒情的詩意對話。

遠景兩道絢爛的彩虹劃過烏雲密布的天空，右上角隱約透出的藍天預示着雨過天晴。一道居中的田間小徑將畫面一分为二，陽光透過雲層灑在左側的果園內。儘管畫作在構圖、雲



層和彩虹的呈現上能依稀找到魯本斯、勒伊斯達爾和康斯太勃爾等風景畫前輩的影子，但前景對於土地和草坪的刻畫依舊遵循着寫實主義傳統，在果樹上映射出的清新且耀眼的光芒則已非常接近印象派轉瞬即逝的斑駁光影表達。

果樹上的枝繁葉茂、果園內的鬱鬱蔥蔥、沿着小徑野蠻生長的野花等充滿了生機盎然的春日氣息。

至於畫家被津津樂道的農民元素，則可在小徑盡頭的果樹下覓得。

果農身後豎起的柵欄不僅把畫面等比一分为二，更將遠景茂密的森林和前景被精心規劃的果園巧妙隔開，不過由於封套版式所限，畫面正中道路右側處於日照陰影處三分之一的景觀則被裁切。

「碟中畫」貝多芬《克羅采》&《春天》奏鳴曲／《春》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舉手

《志願軍：雄兵出擊》在香港上映，自然第一時間去戲院觀影。

電影最打動我的是一幕展現了兩場相隔千里、卻同樣動人心魄戰鬥的平行剪輯：一是在朝鮮松骨峰的阻擊戰，志願軍在兵力、火力均處劣勢的情況下，英勇阻擊安圖逃出包圍圈的美軍；一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會場，伍修權等中國代表團痛斥美國的侵略行徑。

松骨峰，在美軍地毯式轟炸過後，志願軍副連長面對被凝固汽油彈燒成一片焦土的陣地大聲問：「三連還有人嗎？還有能打的嗎？舉手！」幾秒令人揪心的沉默過後，一隻沾滿鮮血的手推開壓在身上的敵人屍體舉了起來，又一隻被埋在泥土下的手舉了起來，一隻隻手帶著些許顫抖卻無比堅定地舉了起來。下一個鏡頭，身處聯合國大會的伍修權也舉起了手，開始了不卑不亢鏗鏘有力的演說。

在朝鮮戰場上舉起的手和在紐約聯大舉起的手，來自軍事和外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千里江山》

那一晚，有一滴水，從北宋王希孟的畫案出發，經歷了冬的凝重、春的消融、夏的熱烈、秋的圓潤，跨越千年，化作美妙的音符，輕柔地落在維港之畔。以《千里江山圖》為靈感創作的交響樂《千里江山》，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首演，座無虛席。管弦樂與中樂交相輝映，「明月松間照」的寧靜優雅與「浩蕩百川流」的大氣磅礴水乳交融，令人在樂章中遨遊中華大地的千里江山，穿行於泱泱中華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

那滴水，從天而來，恢宏又輕盈。第一樂章《雲飛起》，小提琴的清澈嘹亮，大提琴的低沉蕩漾，鋼琴富有穿透力的蕩氣回腸，似令我生出鯢鵬之翅，在雲端鳥瞰中華大地，尋找那文明的源起、追逐那浩瀚的星雲。

那滴水，由地而生，質樸又靈動。第二樂章的《水雲溶漾》、第三樂章的《月壑松風》，從細微處表現炎黃子孫扎根這片熱土，用勤勞和奮鬥創造並滋養華夏文明。我尤其喜歡

第二樂章引入的笙樂獨奏，那婉轉多變的樂音，時而悠揚長嘆，似嚴冬過後屋簷下滴水的冰凌；時而短促嗚咽，似山泉奔流入海，投入母親懷抱難抑的激動。而《月壑松風》中的琵琶則營造了月出空山、桂花開落的意境。那一刻，我似聽到孟浩然的嘆惋、王維的慧言，美哉！

後面的三個樂章，不論是《千疊浩蕩》還是《崢嶸曙空》，再到《萬山入海》，都是對《千里江山圖》的音樂再現。中國的水墨畫向來以景言志，而樂曲拓展了空間。曲作者自敘結尾取「喚起一天明月，照我滿懷冰雪，浩蕩百川流」之意境，而我在二胡、竹笛與鋼琴的配合中，聽出了「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的孤清，這藝術的魅力，真是「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又到了冷菜轉熱菜的黃金季節，每年這個時候，一個长假就像是「閘門」，只要把它打開，衣櫃、箱子，七上八下的翻騰也要開始了。畫越短、夜越長，對食物的依戀和糾結就越誇張。肚子咕咕叫的晚上，一份芋頭排骨，總能輕而易舉地俘獲眾生。用芋頭投餵的秋天，溫柔熨帖到讓你覺得，食材從一開始落地生根，就是注定要來報恩的。

當我還在東北黑土地上讀書玩耍的時候，並不知道芋頭有如此妙用。只有過年過節，一份拔絲糖水能構築起你對它所有的想像，然而彼時的芋頭也非主角，碰上市場老闆偷懶、食材欠奉，那油光銜亮的一盤子，便全都是紅薯，把房頂掀開都看不到芋頭的身影。於是在我心中，它除了好吃、稀有，還多了份行蹤不定的神秘感。後來南下又越過大洋彼岸，跟芋頭親近的頻率就陡然升高了，以至於每年秋天都會第一個想念起它，回味起從舌尖、到味蕾蕩漾出去的那一份舒服。

這也是為什麼，比起芋頭做的甜品，我更愛它鄭重其事登上餐桌的那道「硬菜」。當然，荔浦的芋頭誰不心動，纖細綿密的芋泥一出來，不用多加修飾，魂兒就要跟着飛走了。但奉化的芋頭排骨，卻更像是羽翼豐滿之後，自己闖出來的江山。小芋芋嫩煮之後不散不爛，柔嫩中還有一點黏性，牢牢地拿捏住了菜的調味，吸附力強，配合度更高，跟重口味的肉類搭配，絕對不是應付一下而已。以至於這菜一出場，配角就會比主角先被搶光。特別是哈氣若有若無的換季期，進屋之後摘掉圍巾，一顆小芋芋入口，帶著濃郁豐腴的排骨香，又適可而止地切換頻道，讓位給了更精彩的「錦衣素食」，腦海中瞬間就色彩斑斕，從腳底、暖到耳朵根。

秋聞芋香，果然真香。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